

古代藏族体育活动的社会功能考察

□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方 靖

摘 要 在古代藏族的体育活动对藏民族的政治、宗教、经济、教育、娱乐等方面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体育活动 藏族 社会功能

藏族是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丰富的民族体育文化。在历史上,藏族的体育活动除塑造了藏民族健康的体魄之外,还具有其他的一些社会功能。本文试就历史上藏族体育活动的一些社会功能略作分析,不当之处,尚祈正之。

早在松赞干布的父亲朗日伦赞时期,就不定期地与邻近部落进行多项体育竞技活动,从中选拔体格健壮的优秀年轻人,以充实武装力量^[1]。吐蕃王朝时期,体育活动更是成了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唐朝初年,马球从吐蕃传入唐朝,一时间长安兴起了一股打马球之风,尤其是皇室贵族更是对此酷爱无比。唐朝人封演在他所撰的《封氏闻见记》一书中,就清楚地记载了此事:“(唐)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吐蕃别称)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蕃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蕃疑朕爱此,为之以。以此思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球以自诫。”后来,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派使臣来唐朝迎娶金城公主时,还与唐朝皇室进行了马球比赛。除了在早期的吐蕃王朝时期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之外,体育活动在明清以后的藏族政治活动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康定传统的“跑马会”就是当地明正土司展示权威的一个重要平台,“改土归流”后土司权威削弱,以至于康定“跑马会”一度停办。对此《西康综览》有详细记载:“五月十三日为康定明正土司跑马之会。例于事前召集锅庄民众,筹备一切,各锅庄争备良马,精选骑士,届时齐集跑马山顶。明正亲临观礼,三声笛响,万马奔腾,各显骑术,以资竞赛。或倒挂马鞍,或俯取碎石,较诸内地之马戏,殆有过之无不及者。跑马翌日,明正分别优劣给以银牌。此前清跑马会之概况,与今日之运动大会实相若也。清季改流而后,明正失去权威,跑马之会久不复举。民国十八年,康定县长杜象谷又提倡恢复。二十七年戴院长抵康之第三日,即为跑马会期。该会旧例系在城南跑马山上举行,惟因山场狭窄,及戴氏新来,旅途劳顿,不便再登高山,乃改地于较场举行。二十八年会期适因天雨,虽有往游者,为数不多。”^[2]这一记载说明了藏族体育活动与政治的紧密联系。

藏民族是个深受宗教影响的民族,宗教活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他生产、生活等活动往往围绕着宗教活动进行。作为历史时期藏民族重要的日常活动之一,体育活动自然也扮演着相当的宗教角色。以著名的江孜“达玛节”为例,其就是为了纪念江孜法王贡桑绕丹帕而产生的。据江孜法王贡桑绕丹帕的传记(功绩录)记载,贡桑绕丹帕的祖父帕巴桑布,是萨迦王朝的内务大臣,又是江孜法王,在群众中颇有威望。他死后,他的子弟每年的四月做祭祀时都要举行跑马射箭活动,以志纪念,

这就是历史上的江孜“达玛节”。后来,“达玛节”不断演化,成为一种体育运动的形式,流行于民间^[3]。在其他场合,体育活动往往也成为宗教活动的一部分。以著名的拉萨传召大法会为例,在每年的传召法会临近结束时,都会在拉萨大街上举行角力、举重等比赛,在拉萨郊外举行跑马、射箭比赛。据说这是有一定的宗教依据的,“赛跑示迅速,举重、角力示力大。两者皆示吉兆,使未来佛陀‘征服爱情’掌权而来,且能促使早降。西藏各种运动,而无宗教背景者,为数殊鲜。”^[4]在这个时候,赋予体育活动以宗教教义,体育成了宗教活动的一部分。

尽管并没有像今天的商业体育那样对现代社会的影响那么深,但古代藏族体育活动也是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的。跑马射箭是藏族最为喜爱的体育活动。它的起源应该追溯到青藏高原原始社会末期的“射猎和畜牧为生”,至今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跑马射箭的雏形——骑射约形成在吐蕃奴隶社会上升的历史阶段,发展于吐蕃王朝以武力扩张领土的一系列战争中。后来随着吐蕃王朝公元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崩溃和奴隶平民大起义的爆发,约在九世纪中期,骑射这一军事体育活动很快传入民间,逐渐扩展到青藏高原各地区,成为藏族在喜庆节日期间举行的跑马射箭表演或比赛活动^[5]。在此基础上,各地后来形成了名目不一的跑马盛会,例如前面已经说过的“江孜达玛节”就热闹非凡。当然,经济色彩比较浓厚还是当数当雄草原的“当姆吉仁”。它的形式虽与江孜相仿,每年五至七天,但活动内容以农牧区物资交流会为主。来自拉萨、山南等地的农牧民,各自带上农牧产品前来聚会。其他具有一定经济功能的还有牦牛赛。牦牛赛是藏族人民在利用牦牛作生产、运输工具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发展起来的民间体育活动。相传唐初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时,在盛大的欢迎仪式上,就有赛牦牛活动。文成公主及送亲官员见到黑、白、花各色牦牛比赛,既大开眼界,又大感惊奇,异常欣喜,忘却了离乡背井的忧愁^[6]。

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活动具有锻炼体魄的功能,对一个民族而言可以很好地提高民族身体素质,同时,在古代也具有一定的军事意义。因而很早以前体育活动就被纳入了教育的范畴,像我们所熟知的中国传统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御”皆为体育活动。藏族自古以来就生活在青藏高原上,在汉族人看来,藏族地区的环境是“多霆、电、风、雹、积雪,盛夏如中国春时,山谷常冰。”^[7]“藏地高下不一,寒暄各异,平壤则热,高平则冷,有十里不同天之语,晴雨靡常,风霾无定”^[8]是对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真实写照。对此,藏族先民自己也有着清晰的认知。“据说,往昔吐蕃先民之所以不为如来佛祖所化,是因为他们生息繁衍在冰峰雪岭、森林湖泊、野兽出没、鬼魅猖獗之地

明代银矿冶业政策及其生产经营方式简析

MINDAIYINKUANGYEZHENGCH

□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 谢乾丰

摘要 因白银的特殊性质及作用——属于贵金属、具有货币价值,明代银矿冶业在国家层面一直厉行“禁罢”政策,但缘于国家的实际需要,银矿在“禁罢”的同时也在各地相继进行开采及冶炼。

关键词 银矿冶业 民营 官营 明代

中国古代社会的矿冶政策,其主要的政策表现不外乎三种:对“天地之利”的金属矿藏的“禁”或“开”;在具体经营方式上的“国营”或“民营”;在矿产品交易方面的“禁榷”或“通商”。

一、明代金属矿藏“禁”或“开”的政策

明代的近三百年中,但凡王朝建立伊始,其所执行的矿冶政策不外乎一个“禁”字,这对于金属矿藏中的银矿来说,尤为突出。随着王朝统治秩序的渐趋稳定,更由于白银在国计民生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其“禁”的政策便逐渐松弛,并逐步转变为“开”的政策。洪武初年,有人提议开采银矿,然而太祖不是说“利官损民”就是说“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贼”,并有黜斥言开矿之人的举动。《明史·食货志·坑冶》记载:徐达下山东,近臣请开银场。太祖谓:“银场之弊,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其后,有请开陕州银矿者,帝曰:“土地所产,有时而穷。岁课成额,征银无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贼也。”临淄丞乞发山海之藏以通宝路,帝黜之。成祖斥河池民言采矿者。到仁、宣仍世禁止,填番禹坑洞,罢高县白泥的业缘所至。”^[1]正是由于生活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下,藏族先民自古以来就深知健康体魄的重要性,因此十分注意将体育活动纳入教育当中。元朝时,若干体育项目已作为藏族男子必须具备的技艺,如:肉搏战斗的体力、游泳渡河的本领、灵活的手指^[2]。

除上述之外,娱乐也是古代藏族体育活动的主要功能之一。藏民族是个酷爱娱乐的民族,除了能歌善舞之外,往往还将娱乐融入生产、生活之中。在历史上,体育活动与藏民族的娱乐是分不开的。早在松赞干布时期,就称“其为人慷慨有雄才,常驱野马羣(牦)牛驰刺以为乐。”“其大宴宾客,必驱羣牛,使客自射,乃取馈。”^[3]这是吐蕃时期射箭在宫廷娱乐活动中的运用。后来,体育活动与娱乐活动的结合日益紧密,从而在藏民族的娱乐活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如前面提到的“江孜达玛节”、当雄草原的“当姆吉仁”等体育活动,都是重要的娱乐活动内容。还有各个地区所举行的法会,往往也会安排一些体育项目作为娱乐活动。但是,体育活动在充当娱乐活动的同时,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其中所产生的赌博问题。赌博问题是藏民族长期以来就存在的一个问题。“西藏认为最圣洁者为圣者之遗物,然玛尔巴之子《蓝色记录》中称之为‘西藏佛教教义主要根源之一’者,竟出售其圣父遗物,以付赌债。”^[4]可见藏族赌博由来已久,而愈到后来此风似乎愈烈。对此,《西康综览》在“娱乐条”中记载:“复有角力、赛跑、看仲衣、打牛斗、剥牛肉、奕棋、丢窝窝等,亦为康人特殊之娱乐。角力之事,康名‘写泽’。各县各村亦有定期,僧俗均可参加,以角胜负,此为量力斗巧也。赛跑与角力同时举行者多,胜者以糖果为

沟银矿^[5]。然而,奢侈的皇室生活离不开金银,各种仪礼、赏赐也少不了金银。就在洪武、永乐年间,政府(皇帝)一方面对于那些上言请求开金银矿者进行斥责,另一方面因缘于实际的需要又不得不不对金银进行开采。史书记载:“然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场局炉冶四十二座,始于洪武十九年。浙江温、处、丽水、平阳等七县,亦有场局。岁课皆二千余两。永乐间,开陕西商县凤凰山银坑八所。遣官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课,复遣中官、御史往核之。又开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设贵州太平溪、交趾宣光镇金场局,葛容溪银场局,云南大理银冶。”^[6]

宣德以后,各朝的(金)银矿冶业政策则是变化无常。各地的(金)银矿场时常徘徊于“开”与“闭”之间。例如,英宗即位之初,即“下诏封坑穴,撤闸办官,民大苏息……”^[7]。所以在“正统元年正月丙戌,罢铜江金场”^[8]。然而,在“正统九年秋闰七月戊寅,复开福建、浙江银场”^[9]。英宗复辟后,改国号为天顺,“天顺二年二月戊申,开云南、福建、浙江银场”^[10]。四年夏四月己酉,分遣内臣奖,此种竞赛与内地学校中赛跑情形相似。……打牛角尖者,以牛角二支对置平地,角尖向上,支以小石,角之中央涂以标识,两角相距约三四丈。赌者若干人平分两组,互赌以钱,按次向牛角投以巨石。以猜拳之法,判投石先后之次序,一组投石,一组监视,投中多者为胜。剥牛肉者,康人青年就屠肆零肉议明价值后,两人对赌。一人以利刀剥肉,若截然而断即为优胜,其肉亦归携去,肉价输者照付。若肉未断,则肉归赌者,价由剥者付之。……丢窝窝为输赢较小之赌博,故小孩嗜好此。其丢法系于室外空场上掏一小窝,三五成群,立于距窝一丈之外,以铜板、石子或胡桃之类向窝投之,中者为胜。”^[11]在这里不难看出,藏人已将体育、娱乐与赌博结合在一起了,形式多样,参与广泛,甚至儿童亦有为者之者。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体育活动作为藏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已经超出了体育本身,在政治、宗教、经济、教育、娱乐等社会诸方面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各项功能总体来看以积极为主,但后期其与娱乐、赌博的结合则值得我们注意。

参考文献:

- [1] 诺布嘉措.古代藏族名人与体育[J].西藏研究,1996(2):90.
- [2] 李亦人.西康综览[M].见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403,402.
- [3] 丁玲辉.丰富多彩的西藏民间体育[J].西藏体育,1997(2):30,33.
- [4] 允礼.西藏志[M].见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898,893.
- [5] 杨万友.藏族跑马射箭新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28(6):29.
- [6] 欧阳修.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7] 西藏研究编辑部.西藏志·卫藏通志[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19.
- [8] 阿底峡.柱间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4.
- [9] 关东升.中国民族文化大观(藏、门、珞卷)[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239.
- ★作者简介:方靖,暨南大学华博士生,任职于广州市越秀区委政法委.
- ★作者邮箱:guoaixia@scau.edu.cn (责编:杨宗鸣)